

# 老缝纫机的 穿梭往事

王永红今年46岁,是一名教授服装设计的教师。她和缝纫机的故事与她的两个姐姐有关。两位姐姐一位比她大18岁,一位比她大9岁,说是姐姐,其实她们的角色更像是拉扯她长大的母亲。

大姐跟着有名的师父学习缝纫的时候,她还没有出生。学成之后,又悉心指点二姐和王永红,直到大姐出嫁。我没有两个姐姐那么有天赋,所以就得多加练习。王永红说,当时二姐帮她分担掉许多农活,她才有更多时间放到学习上。

家中第一台缝纫机,是两位姐姐一起凑钱给她买的。她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机头上的那个蝴蝶标志,好像真的变成了四处飞舞的蝴蝶,她围着这只蝴蝶蹦跳了很久。

从那以后,王永红就迷恋上了缝纫机,即使当时只是帮忙改衣服、补裤子,仍觉得津津有味。我的世界当时好像只有放缝纫机的桌子那么大,但拥有全世界的感觉特别棒。王永红说,她也不知道她那时候的执着劲儿是哪来的。大姐二姐看了,特别心疼,苦口婆心劝她不要这么拼,注意身体。她表面上收敛了,背地里仍我行我素。

后来,王永红进了针织厂,接触到的更多时尚的元素。不同于厂里千篇一律的生产加工,她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设计想法。于是,她就在家中的缝纫机上实验她的奇思妙想。把裤子改变成及膝的裙子,把沉闷的衬衫的领口处勾一些线,把废旧的窗帘裁剪成一条漂亮的长裙。做完后,会拿给两位姐姐试穿,通常,姐姐们无法接受她的设计,所以,这些缝纫机的产物只能无奈地被压在箱子底下。

后来,她去了马来西亚的一家服装生产厂,这期间,那台对她有着重要意义的缝纫机,被她盖上了精心设计过的盖头。回国后,她机缘巧合成为了一名教服装设计的老师。用过了各种缝纫设备,没想到又重新揭开了这台缝纫机的盖头。

有些学生好奇,她就会拍一些使用老缝纫机的视频。不过更多的时候,她会利用这台缝纫机为家里的孩子们做各式可爱的服饰、头花,同时会给两位姐姐做一些朴素的衣服。

生命好像在循环,当初那个跟在姐姐后面学本领的小女孩,把缝纫机上的本领变成一技之长,最终回到亲爱的姐姐身上。

文/章琛



缝纫机上,有我们姐妹三人共同的故事。我们在同一地出发,然后变成支流流向远方,而我们的情感最终在大海相聚,没有变浅,反而更加浓厚。



有些人或物,不要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火桶承载了我们家几代人的童年故事,失而复得,是我的幸运。可是,许多时候,人生没有第二次。

## 失而复得的 老火桶

徐琛再见到火桶的时候,已经是二十多年后,她成为了一名教师,也成为了一位母亲。

这个火桶本来一直在爷爷奶奶居住的老房子里,爷爷去世后,我们将奶奶接过来同住,奶奶就把它带来了。徐琛说,那只火桶是以前用来给孩子取暖的物品,是用木条围成的圆筒,上小下大,刷上红漆,一面写着“玲珑活泼”,一面写着“徐章登办”,旁边则写着一九六二年。

徐章登便是她太爷爷的名字,一九六二年是她的父亲出生的第二年的年份,火桶上的这些字都是爷爷亲自题上去的,表达了爷爷对长辈的敬爱和对小辈的心意。

徐琛回忆,自父辈那代起,家里的孩子几乎全都坐过这只火桶,她也不例外,火桶承载她的童年回忆。那时,每年冬天,一大家子围着桌子吃饭。火桶放在桌角,小孩可以或站或坐在里面,手里玩着玩具,孩子母亲就坐在旁边一口一口喂给他们饭吃。火桶底下生着一盆炭火,徐琛说,奶奶会经常往炭盆里面放些红薯,现在想来那便是童年的味道。

我小时候比较少女心,童话里不是有个长发公主吗?我就幻想那个火桶是城堡,我就是里面的长发公主,王子会抓着我的头发爬上来。现在徐琛的王子也找到了,小王子也刚满周岁。也许一切都是缘分,到了小王子这辈,他也有这个幸运能坐一坐火桶。虽然并不会把它用于供暖,但是看着孩子在里面满是好奇地触碰玩耍,当初童年欢乐的一幕幕似乎还在眼前。

徐琛坦言,火桶在当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存在,并没有感受到它有多么的美好。可是,岁月匆匆,如果它消失了,她的这段记忆或许就不会重新开启。

记得那时,大家生活工作的地方各异,独留爷爷奶奶还在老房子当中,但家人也会约定好一有空就回老屋陪老人们说说话。这么多年来,每周五下午,爷爷都会在大路口等我们回家。徐琛说,爷爷知道家人要回来,会早早坐在村口的路边等待,身边有人就会同人聊聊天,没等到人,就常常会在家和村口之间来回回到处走。

徐琛很珍惜这个失而复得的火桶,决定把它保留下来,当作家中的餐椅。它原本就属于一种原始的餐椅,只不过现在不在下面烧炭了。它的高度和餐桌一样高,摆在餐桌边上正合适。她说。

文/章琛

## 光阴故事

